

“从嘉禾铸锻造业如何转型升级的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发展县域经济,不能一味地只讲规模和效益,要全盘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用改革的理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重污染、高耗能企业同样可以抖落‘一身黑尘’,走向‘绿色铸都’。”嘉禾县委书记郭新说。

擘画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坐标

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近年来,重庆通过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植树造林、实施长江非法码头生态复绿等综合措施,使重庆长江岸线生态屏障区植被得以恢复。图为重庆云阳县滨江公园。

新华社记者 刘 潺 摄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

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

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

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把脉问诊、开方施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说,为新时代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擘画了实践路径。

理念转变中,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大“考题”正同步作答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不是就不要发展?

追赶发展阶段,“环境代价还是得付”,是不是唯一答案?

环境治理修复,投入资金多、难度大,见效却没那么明显,是不是就不做了?

改变发展路径,先要转变发展

理念。

楚源集团下属子公司湖北华丽染料工业有限公司门口,一块电子屏上显示着化学需氧量、氨氮、pH值等废水检测项目实测值,向社会亮出坚决治污、排放达标的决心。

2016年,因向长江偷排污水等问题,楚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被环保部门处以高达2700万元的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此后,上市计划泡汤、长时间停产整顿……企业陷入创建30多年来的最大困境。

停产整顿期间,楚源集团投入上亿元购买先进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扩建污水处理厂;并于复产后针对问题持续整改。“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让环保成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楚源集团董事长杨鹏说。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关键标准。



□ 安 蓓 王 贤 魏一骏 何宗渝

滚滚长江水,孕育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见证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永续发展的伟大征程。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中国擘画发展新坐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

新时代航道上,长江经济带发展方向更明确、路径更清晰

入暑后,一辆辆满载游客的大巴开进浙江丽水遂昌县茶树坪村。尽管距离县城50多公里,但这个海拔超过1000米的小山村,因其良好生态吸引了大量游客。

曾几何时,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微薄的收入却让茶树坪村村民愁眉不展:“绿水青山是有了,怎么才能变成金山银山?”

后山3万亩杜鹃花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开农家乐、办“杜鹃花节”、种植生态稻米……“去年全村旅游综合收入1600多万元,人均收入将近15,000元,比原来翻了三倍。”茶树坪村党支部书记黄久富告诉新华社记者。

茶树坪村,是丽水市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缩影。在对生态的坚守中,这个曾经的“后发地区”实现生态环境指数连续14年浙江省第一;去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72元,同比增长9.8%,增速连续9年领跑全省。

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生态保护中实现经济发展——

这是时代摆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面前的新课题。

千百年来,长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构成独有的自然生态屏障;

改革开放40年,沿江省份经济快速增长,以约20%的国土面积撑起超过全国45%的经济总量、涵养了40%以上的中国人口。一条横贯东中西、辐射南北方的经济增长带迅速崛起。

然而,经过长期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一系列瓶颈制约和矛盾挑战:

下游是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上游还有三峡库区、中部蓄滞洪区和7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脱贫攻坚任务繁重;

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长江生物多样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高,岸线、港口乱占滥用,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如同广袤中国的缩影,困扰长江的问题,也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的瓶颈制约;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突围”,将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探索一条路径。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4月26日,武汉,习近平总书记为新航程上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开出药方。

这是继2016年1月在长江上游重庆召开座谈会后,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从推动到深入推动、从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方向、目标、思路更加清晰——

□ 马千里 骆晓飞 赵雅芳

草原管护员闹布桑周,搬离长江源头已10多年,“人搬下来了,心还在山上。”

“经常回山上看看,每次回去都要在沱沱河边静静地待一会儿。”抿一口酥油茶,闹布桑周口中有关“山上”的故事像流水一样舒畅、自然而真切。

“山上是我们昔日的家园,也是长江的源头。我们搬下来十几年,山上的草长得好了,水也更干净了。我们的搬迁是值得的。”闹布桑周告诉新华社记者。

闹布桑周说的“山上”,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唐古拉山镇,今年44岁的他,30岁以前都在那里度过。

唐古拉山镇是长江源头所在。由于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受超载放牧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生态曾经退化。过去,这里的牧民群众生活艰苦。

2004年11月,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包括闹布桑周一家在内的长江源头7个村128户牧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草原,搬迁到了青海省格尔木市郊,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新家园——长江源村。

如今,走进长江源村藏式风格的 大门,干净宽阔的村道、红顶白墙的院落映入眼帘。在村里的广场上,村民们时常围在一起谈天说笑,非常热闹。

“取名长江源村,既有来自长江源头的意思,也寓饮水思源之意。”长江源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大云介绍,目前,长江源村共有245户、568名村民。

65岁的长江源村的老支书更尕南杰是当年响应搬迁的第一人。他在长江源头过了大半辈子的游牧生活,目睹了过度放牧带来的草原退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困难生活,也亲身见证了搬迁后城市便利的交通、医疗、教育条件给牧民生活带来的变化。说起10多年前的“背井离乡”,他不但不后悔,反倒非常欣慰。

更尕南杰介绍,过去在山上时,一家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帐篷里,靠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搬迁下来后,政府不仅通过开展培训推动劳务输出,发展汽车维修和藏族服饰加工等后续产业,而且实施草原奖补以及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政策,家家都有稳定可观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草原上鼠害少了,野驴、野马等野生动物多了,河道里也几乎看不到垃圾了,以前干涸的小河里又有水了。”更尕南杰说,和以前相比,看病、孩子上学都很方便,尤其是孩子上学条件的改善,直接影响了一代人。

2011年,闹布桑周夫妻先后成为草原管护员,负责捡拾长江源头垃圾、巡查草原鼠害、火情,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回到”故乡。他们每次

从“山上”回来,都要把“山上”的故事、草原的变化讲给孩子们听。

闹布桑周说,给孩子们讲山里的故事,就是要告诉他们长江源头的变化,以后我们的子女也要继续保护那片土地、保护长江。

46岁的仁青措今年5月新开了一家超市,她给这个超市取名“格拉丹东综合超市”,因为搬迁之前,她 从家里就可以看到长江的发源地格拉丹东山峰。这个经营藏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超市,开业仅两个月,就给她带来了1万余元的收入。

“拿我们家来说,国家的草场补贴一年有3.6万元,当草原管护员有一年有2.1万元的工资收入,加上超市收入,生活越来越好。”仁青措说,大家手上都宽裕,村里的生意也好做。

秦大云介绍,长江源村现有172

名草原管护员、23名湿地管护员,每个月工资都是1800元。此外,全村外出务工的有75人,加上从事运输、汽车修理的人,长江源村现在可以说“家家有产业”。2017年,长江源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2万元。

长江源村的变迁,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自2005年启动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以来,国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资金累计超过了180亿元。而随着生态保护项目的实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稳步恢复趋势。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优良,经絮凝、沉淀、过滤等常规净化处理即可供生活饮用;2017年,这一地区向下游输送水量超过600亿立方米。

在“七彩部落”做一个幸福农民

□ 陈玉明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站在贵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

沿着干净整洁的木栈道,新华社记者走进金花村“七彩部落”村民组。白云青山,葱茏的树木掩映着几处七彩的房子。“七彩部落”,果然不负这个美丽的名字。

“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金花村年轻的村支书冯燕青说,几年前,附近的龙凤村和核桃坝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山都是同样的山,产业都是茶产业,为什么旁边的村子能发展起来?我觉得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不怕落后,就怕安于落后。2015年以后,不甘落后的金花村村民们开始发愤图强。他们决定,把茶叶与旅游结合起来,发展农村特色旅游。

“我们农村房屋空置率很高,家家都是二层小楼,七成的房间是空着的,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冯燕青说,为做出特色,他们把房子装饰成七彩风格,还配套建设了“七彩之门、七彩伞阵、七彩广场、七彩木塔、七彩迷宫、七彩乐园、七彩画室”等景观。于是,诞生了迷人的“七彩部落”。

“我们这里的农民,不光是农民,他们还是股东、老板和演员。”冯燕青说,村民们通过集资入股,发展集体经济,“人人是股东,户户能分红”。很多村民开客栈、建茶厂,当起了老板。为吸引游客,村民们晚上搞歌舞表演,村里热热闹闹。

把茶区变成景区,把茶园变成公园,把茶山变成金山。冯燕青说,2015年以前,这里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200多元;通过三年的发展,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人均纯收入增长了好几倍;如今,年人均纯收入有3万多元,以前有不少村民在外面打工,现在大多回来了。

记者走进农户徐学书家,这名52岁的村民开了一个奶茶吧,七八名游客正坐在奶茶吧里闲聊。

徐学书说,家里有9亩茶园,不过他家只卖茶青,这一块每年有4万元左右的收入。“我把家里的空房子装修改造成了11个标间接待游客,加上这个奶茶吧,每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徐学书25岁的儿子还组建了一个乡村乐队,帮人在篝火晚会、婚礼等场合演出。

奶茶吧里的客人,遵义市民曾小芬说,自己是第二次来“七彩部落”玩。“这里环境好,空气好,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让人很放松。”

“现在湄潭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徐学书自豪地说,“尤其是夏天,我们这里比城里舒服得多。如果拿县城的一套房子跟我们一套房子换,我们肯定不干。”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站在贵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图为贵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一角。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区域观察编辑部
主任:徐军 执行主编:谷亚光
新闻热线:(010)56805027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zgqgb56805139@163.com